

王平：戏以人传

文 / 秦晗

2010年11月，京剧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多位京剧表演艺术家被文化部指定为国家级或省市级“非遗”传承人。其中，天津市第一批“非遗”传人之一便是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天津京剧院院长王平。他的传承之责，不仅履行在教学授课一项，而且体现在了多层次多方面的承担中。

“京剧，对我们而言如同乡音一般，一脉相承，不能分割”

回望京剧艺术的薪火相传之路，王平已走过了近20年。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他教过的学生分布于天津、北京、上海、武汉、南京、哈尔滨等地。他们中有同一剧院的青年演员，有在电视节目中看了他的戏后，慕名前来求教的外地京剧人和票友。但无论什么身份的，他都一视同仁，因材施教，毫无保留地传授自己拿手的《秦琼观阵》《艳阳楼》《长坂坡》《汉津口》《闹天宫》《野猪林》等经典老戏，深受学生们的爱戴。

王平常说：“要想继承、发扬京剧艺术，并不止于传艺这一点。”

2005年7月25日晚，领衔主演的王平，在北京长安大戏院成功上演了唱作繁难的文武老生经典大戏《野猪林》，赢得了经久不息的

掌声。可却无人知晓，笑容满面谢幕的王平，因做最后一折“风雪山神庙”的高难动作时挫伤了腰，正强忍着疼痛。接连两天，他仍亮相于天津大剧院，为津门父老献上《大登殿》和《打渔杀家》两出文、武俱佳的经典大戏。在《打渔杀家》中，翻、滚、跃、刀花等接连不断的武戏身段技艺，他的招式完满、身姿帅美，竟然没让观众看出丝毫伤病之感。

此后，王平几乎没做休整又赶到武汉，依旧不顾腰伤、躬身为学生唐恺传授武生名剧《艳阳楼》。青年演员们都被他感动了，个个排练认真投入，精益求精。问他为什么如此不辞辛苦，他的回答很质朴：“虽然伤还没好，但学生不久后要演这出戏，我必须坚持，帮他提升艺术质量，对观众负责。”他回忆说，当年自己的老师就是这样不辞劳苦地说戏，谭元寿先生教导他说：“只要你多学、多演，使前辈的艺术很好地发展下去，就是对我最好的回报。”因此，王平始终想着要把老先生们的这种精神和期望继续传承下去。

2009年7月，王平当选为天津京剧院院长。从此，他站在了更高的视野审视传统文化，为京剧的发展肩负起了更大的责任。

履新院长时，杨乃彭、邓沐玮、

李莉、张幼麟、李经文、康万生等一些天津京剧院享誉菊坛的老艺术家们大多已退休，王平首先做的是，把他们悉数请回来，成立了剧院“艺委会”，旨在为青年演员们教学、带领青年演员演出、为剧院的创作把关。他说：“他们都是国家级和天津市的‘非遗’传人，且人人状态保持良好，如果让他们就此退下去，不止是剧院的损失，更是京剧艺术的损失。”

对于剧院中青年演员的培养，他也有思考和举措。他为以中年演员为主的剧院演出团，新排了现代戏经典《杜鹃山》，并多次向中央电视台戏曲频道推荐，最终电视台录制播出，观众反响很好，剧院的人才凝聚力也大大增强了。

“炫彩青春”系列演出，是天津京剧院自2012年起专为30岁以下的青年演员们量身打造的演出项目，至今已延续至第三季，形成了良好的品牌效应。在这一系列演出中，很多从未挑过大梁、唱过主角的青年演员纷纷实现自我突破，站到了舞台中央。王平欣慰地说：“去年的‘炫彩青春’共演出了7场，每场5折戏，有30多个青年演员担纲了主演，这对青年演员队伍是极大的锻炼。每场演完，我和艺委会专家们都会立即给演员做讲评、指导。”他说：“一个演员要想成长、



王平是京剧谭派老生艺术的优秀传承者，图为《定军山》剧照

成熟，舞台是必备条件，但只有舞台还不够，还要有观众。”因此，王平授意为“炫彩青春”系列演出制定优惠套票促销方案，并提前在媒体上多番宣传。低票价加高品质的演出，让青年演员们受到观众的由衷欢迎。同时，也是对京剧演出市场化的有益尝试。

“和平杯”京剧票友大赛是天津市具有海内外影响力的传统文化名牌，至今已举办了12届，并衍生出小票友比赛等子品牌。多年来，天津京剧院始终关注、支持这项比赛。王平担任院长后，更是带领剧院的演员、伴奏员、化妆、服装等台前幕后的工作人员，全力承担，齐心为票友们“保驾护航”。他说：

“振兴京剧，要从多方面努力。支持业余京剧活动，就是在培养观众、培养新星，为此我们责无旁贷。”

2014年6月，在王平的带领下，天津京剧院一行近50人赴日巡演经典大戏《霸王别姬》，全体演职员

人人身兼数职。在半个多月的时间里，几乎天天转场、登台，体能、精力消耗巨大。而与此类似、甚至更紧张辛苦的海外巡演，剧院几乎每隔一年就有一次。他说：“把中国国粹带出国门，除了向世界传播东方文化，还可以开阔我们自己的视野，这是另一种学习和涵养，意义深远。”

教学生、完善院团人才梯队建设；培养观众和新星；洞悉民族艺术与世界的关系……作为京剧人，王平为继承和发展国粹几乎投入了全部的时间、精力和情感。他说：

“我没有什么嗜好，从父亲给我开蒙那天起，我的一切就是围着一个中心——京剧。”

“我的心愿是让京剧事业整体发展”

王平出身于梨园世家，父亲王宝春是上世纪60年代天津市京剧团的著名武生演员。他回忆说：“从记事儿起，我耳边听到的就是京剧

锣鼓点儿和各种唱腔，看到的是连唱带打的各种角色，可以说是在戏院的侧幕条儿中长大的。”

特殊成长环境，使王平在幼年时就领略到国粹的魅力，从此一发不可收。“三四岁时，我就总爱模仿演员们的表演。穿上大人的长衣服，当水袖挥舞动一番；把大人的围巾系在腰间当大带踢来踢去……父亲看见我爱戏，心里很矛盾，怕我干了这行像他一样吃苦受罪，但他还是试探着问我的想法，我就回答了四个字：我想唱戏。”

但是，当真正走进京剧，王平才发现一切并不像他想象中那样好看、好玩。“正式学戏以后，我发现这是一种魔鬼式的训练。”他印象最深的就是自己的腿总被父亲吊在头上，每天一条腿得吊上两三个小时，接着还要再踢上几百下腿，再换另一条腿，接着踢。王平的叔叔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也颇为动容。他说：“孩子那么小，我哥就让他对着墙练劈叉，每只脚下垫三块砖，后背再顶个大椅子。”那时候，幼小的王平每天一起床就要耗膀子、压腿、吊腿、劈叉、翻跟头……哪一样做得不到位，都会遭到父亲用刀坯子打屁股的严厉惩罚。但如今，他想起往事却只有感恩、感慨和感伤。“我今年60岁了，还能驾驭舞台，且不太吃力，跟父亲给我打下的扎实功夫分不开，我感谢父亲。”

1979年，风华正茂的王平从部队转业到了天津市京剧二团，从此开始了奋斗不息的京剧生涯。数十年间，他囊括了《八大锤》《挑滑车》《长坂坡》等大武生戏，《钟

《馗嫁妹》《闹天宫》《艳阳楼》等花脸戏,《华容道》《汉津口》等红生戏,《秦琼观阵》《野猪林》《定军山》《战宛城》《打金砖》等经典文武老生戏,《击鼓骂曹》《四郎探母》《上天台》《将相和》等安工老生名剧,以及《智取威虎山》《沙家浜》等现代样板戏,戏路极宽。

1998年和2005年,王平挑梁出演了新编传统戏《岳飞与杨再兴》和新编现代戏《华子良》,两次摘得中国戏剧最高奖——梅花奖,成为天津市第一位荣膺“二度梅”殊荣的京剧表演艺术家,也成为京剧界罕有的在传统、创新领域皆有建树的“大角儿”。而他却说:“荣誉对我来讲,是肯定、激励、新起点,也是责任。时至今日,我的心愿是让京剧事业整体发展。”

2014年11月22日,第七届中国京剧艺术节闭幕大戏《康熙大帝》精彩上演,王平带领天津京剧院中青年演员,以唱作俱佳的出色表现,为荣归故里的京剧节画上圆满句号。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台新编作品中,不仅主演阵容中、青年结合,作曲、化妆等主创阵容也采取了老带新的安排,这正是王平刻意为之。他说:“京剧是依靠人来传承的‘活态’艺术,‘传、帮、带’精神既是行业传统也是现实生存法则。我们需要传承的对象,不只是一代代演员,还包括作曲、编剧、伴奏、服装、化妆、道具等所有幕后人员,大家必须共同成长,才能成就京剧这方国粹舞台。”

文 / 王民

延安的红色建筑师杨作材

每次听到这样的介绍,作为北京理工大学的校史研究者,作为每一个“北理工”人都会感到无比自豪。因为延安自然科学院就是“北理工”的前身,杨作材就是北京理工大学杰出的校友。

杨作材是1938年春来到延安的,他被分配到抗大四期军事队三大队六队学习。1938年8月,在经过了几个月的短暂停学后,杨作材等少数同志被留下来继续深造,进入敌军工作训练班当干事。1939年5月,中央决定成立延安自然科学院以后,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和兼任组织部副部长的李富春非常关心延安自然科学院的建设,要求各机关、学校和部队将本单位的科技干部推荐给延安自然科学院,以充实力量。杨作材当时正在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敌军工作部工作,正是由于有中央的指示,再加上他对建筑有较大的兴趣和爱好,同时兼有多种特长而被调入延安自然科学院筹备组。

说起杨作材在建筑方面的爱好和特长,还得从杨作材的家庭说起。1912年10月13日杨克穆(后改名杨作材)出生于江西九江,祖父杨荣猷和父亲杨达聪在九江市区的龙寺附近经营着一个小产业,叫“杨荣猷漆匠铺”,杨作材一出生就生活在一个相对富足的家里,打小就接受了正规的私塾教育,以后又上了正规的小学、中学、大学。杨作材一生受父亲杨达聪的影响极大。祖父杨荣猷去世后,杨达聪全面接手漆匠铺的生意,到民国十年(1921年),杨达聪把他家产业变成了“杨荣猷营造厂”,就像现在的建筑公

在圣地延安的旅游景点中,七大会址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和中共中央办公厅大楼是游人们必到的地方。在讲解员动情的讲解中,人们经常可以听到这样一段介绍:中央大礼堂能容纳千人,是土木结构,但没有一根立柱。办公厅大楼布局合理、巧妙,是延安第一幢三层楼建筑。这两座建筑坚固耐用,直到今日都完好如初能够正常使用。那时候,建筑材料都是就地取材,没有钢筋混凝土,也没有现代施工设备,能设计和建设这样大型的建筑简直是奇迹。而这两座建筑的设计者和指挥建设者就是延安自然科学院的教师——杨作材。